

《法句[經]註釋》

Dhammapada-aṭṭhakathā

一、雙品

Yamakavagga

[3. “akkocchi maṃ avadhi maṃ, ajini maṃ ahāsi me.

ye ca taṃ upanayhanti, veraṃ tesaṃ na sammati.

「『他辱罵了我』、『他打了我』、『他戰勝了我』、『他搶奪了我的[東西]』。

凡是那些對此懷恨，他們的仇恨不會平息。」(Dpd 3)

4. “akkocchi maṃ avadhi maṃ, ajini maṃ ahāsi me.

ye ca taṃ nupanayhanti, veraṃ tesūpasammati”ti.

「『他辱罵了我』、『他打了我』、『他戰勝了我』、『他奪走了我的[東西]』。

凡是那些對此不懷恨，他們的仇恨便會平息。」(Dpd 4)]

3. 《帝須長老的本事》（Tissatthera vatthu）

「他辱罵了我」(akkocchi maṃ)：世尊住在祇園時，針對帝須長老（Tissa-thera）

如是，據說尊者帝須長老（Tissatthera）是世尊姑母之子（pitucchāputta）。他在年老時出家，享受著為諸佛生起的利養與恭敬（lābhasakkāra），身體肥壯。披著前後纏裹的袈裟（cīvara），大多坐在寺院中央的客堂（upaṭṭhānasālā; 侍奉堂）裡。

為了拜見如來而來的客比丘（āgantukabhikkhū），見到他後，心想：「這必定是一位大長老」（mahāthera），於是走到他面前，請問應盡的義務（vatta），又請問揉按雙足等事（pādasambāhanādīni）。他默然不語。

這時，有一位年輕比丘（*daharabhikkhu*）問他：「你有多少戒臘？」（*kativassā tumhe*）
當他回答：「我沒有戒臘；我是年老時出家的」時，[那位比丘說：]「賢友（*āvuso*），難
調伏者（*dubbinīta*），老頭（*mahallaka*），[1.38] 你不知道自己的身分嗎？見到這麼多大
長老，你連最起碼的禮儀都不做。別人向你請問義務時，你卻默然不語。難道你連一點悔
意都沒有嗎？」說完便彈指[表示不滿]。

他生起憤怒，問道：「你們是到誰那裡來的？」當他們回答：「到導師那裡來」時，他
說：「至於我，你們要認清：『這是誰？』（*maṃ pana "ko eso"ti sallakkhetha*）。我要把
你們的根本徹底斬斷¹（*mūlameva vo chindissāmi*）。」說完之後，他哭泣著（*rudanto*）、
憂傷著（*dukkhī*）、心情沮喪著（*dummano*），前往世尊面前。

於是世尊問他：「帝須，你為何哭泣著、憂傷著、心情沮喪著而來呢？」

那些比丘也想：「此人去了，或許會惹出什麼亂子（*ālolaṃ*）。」於是便跟著他一起前去，
禮敬世尊後，坐在一旁。

世尊問他時，他說：「尊者，這些比丘們辱罵我」（*akkosanti*）。

「你坐在哪裡呢？」

「尊者，我坐在寺院中央的客堂裡。」

「你看見這些比丘前來嗎？」

「是的，尊者。」

「你有起身出去迎接他們嗎？」

「沒有，尊者。」

¹意思是：「我是佛陀的親屬，你們竟敢這樣對我，我要讓你們失去依靠。」

「你有詢問替他們拿取資具嗎？」

「沒有詢問，尊者。」

「有主動詢問並提供應盡的服務或飲水嗎？」

「沒有詢問，尊者。」

「你有搬出座位、禮拜、揉按他們的腳嗎？」

「沒有做，尊者。」

「帝須，對年長比丘而言，這一切義務都應當履行。不履行這些義務的人，不應坐在寺院中央。過失只在於你。去向這些比丘請求原諒吧。」

「尊者，這些人辱罵了我，[1.39] 我不向他們請求原諒。」

「帝須，不要這樣做。過失只在於你。去向他們請求原諒吧。」

「我不請求原諒，尊者。」

這時，比丘們說：「尊者，他是難教誡者」（*dubbaco*）。

世尊說：「諸比丘，不只是現在他難以教誡，過去他也同樣難以教誡。」

當[比丘們]說：「尊者，如今他的頑固確實已被我們知道了，但過去他做過什麼呢？」

世尊說：「那麼，諸比丘，你們聽吧。」說完便講述了過去之事。

過去，當波羅奈國（*Bārāṇasī*）的國王統治波羅奈國土（*Bārāṇasiraṇṇa*）時，有一位名叫提毘羅（*Devila*）的苦行者（*tāpasa*），在喜馬拉雅山（*Himavanta*）居住了八個月之後，想要依止城市居住四個月，為了食用鹽與酸味之物，便從喜馬拉雅山而來。他在城門口看見一些孩童，便問道：「來到這座城市的出家人（*pabbajita*）住在哪裡呢？」

他們回答說：「住在陶工棚（*kumbhakārasālā*）裡，尊者（*bhante*）。」

苦行者前往陶工棚，站在門口說：「若對你而言不麻煩，婆伽婆（*Bhaggava*），我們想在棚中住一夜。」

陶工說：「夜裡我在棚中沒有事情。棚子很大，尊者，請隨意居住吧。」於是便把棚子交给了他。

當他進入並坐下之後，另一位名叫那羅陀（*Nārada*）的苦行者，也從喜馬拉雅山而來，向陶工請求借住一夜。陶工心想：「先來的這位，無論是否願意與此人一同居住，我還是先把自己撇開[責任]吧。」於是說：「尊者，如果先來的那位同意，你就依照他的意思住下吧。」於是那人走近提毘羅（*Devila*），請求道：「若對您而言不麻煩，阿闍梨

（*ācariya*），我們也能在這裡住一夜嗎？」當[提毘羅]說：「棚子很大，進來住在一旁吧。」他便走了進去，坐在先前已進入的提毘羅旁邊。兩人一起談論友愛之語

（*sāraṇīyakathā*），然後便躺下休息。

到了睡覺的時候，那羅陀（*Nārada*）留意了提毘羅（*Devila*）睡臥之處以及門口，然後躺下。然而，提毘羅在躺下時，卻沒有躺在自己的睡處，反而橫躺在門中央。

那羅陀夜裡出去時，踩到了他的髮髻（*jaṭā*）。當[提毘羅]說：「是誰踩了我？」時，[那羅陀]回答說：「阿闍梨（*ācariya*），是我。」

「虛偽的結髮苦行者，你從森林來，竟踩了我的髮髻！」

「阿闍梨，我不知道您睡在這裡。請原諒我。」說完，他就在對方仍然抱怨之時走了出去。另一人心想：「這人進來時恐怕還會踩到我。」於是轉過身，把頭放到原來放腳的地方躺下。

那羅陀回來時，也心想：「先前我已經冒犯了阿闍梨；現在我要從他的腳邊進去。」然而，他走進來時，卻踩到了他的脖子。

當[提毘羅]說：「這是誰？」時，[那羅陀]回答說：「阿闍梨，是我。」[提毘羅]說：「虛偽的結髮苦行者，你先踩了我的髮髻，現在又踩了我的脖子，我要詛咒你！」

「阿闍梨，這不是我的過錯。我不知道您是這樣躺著的。我心想：『先前我已經冒犯了他，現在我要從他的腳邊進去。』 [1.41] 所以才走進來。請原諒我吧。」

「虛偽的結髮苦行者，我要詛咒你！」

「阿闍梨，請不要這樣做。」

但是，他沒有理會對方的話，於是——

“sahassaraṃsī satatejo, sūriyo tamavinodano.

pātodayante sūriye, muddhā te phalatu sattadhā”ti. —

「具有千道光芒、具有百倍光輝、驅散黑暗者、太陽（*sūriyo*）；

當太陽於黎明升起之時，願你的頭裂成七片。」

他就這樣詛咒了他。那羅陀說：「阿闍梨，當我正在對您說：『阿闍梨，我沒有過失』的時候，您卻仍然詛咒我。誰有過失，誰的頭就裂開；沒有過失的人（*niddosa*）的[頭]不要裂開。」說完之後——

「具有千道光芒、具有百倍光輝、驅散黑暗者、太陽；

當太陽於黎明升起之時，願你的頭裂成七片。」

他詛咒了[那羅陀]。然而，那位具有大神通者（*mahānubhāva*）能夠憶念八十劫（*asītikappa*）：過去四十劫、未來四十劫。因此，他思惟：「這個詛咒究竟會落在誰的身上呢？」當得知「會落在阿闍梨身上」之後，便出於對他的憐憫，以神通力（*iddhibala*）阻止黎明升起。

當黎明沒有升起時，城中的人們來到王宮門口，哭喊道：「大王（*deva*），當您統治國家之時，黎明竟然沒有升起。請為我們使黎明升起吧！」

國王檢視自己的身業（*kāyakamma*）等行為，沒有發現任何不當之處，心想：「究竟是什麼原因呢？」他懷疑：「想必是出家人（*pabbajita*）之間發生了爭執。」於是問道：「這座城裡有出家人嗎？」

當[眾人]回答：「大王（*deva*），昨天傍晚，有出家人來到了陶工棚。」國王立刻[1.42]在火把的照耀下前往那裡，禮敬那羅陀，坐到一旁，說道——

「那羅陀啊，在閻浮提（*Jambudīpa*），諸事業（*kammanta*）都不能運轉。世間是被誰弄得陷入黑暗的？我這樣問你，請告訴我吧。」

那羅陀把整件事情的經過都講述了一遍，說道：

「由於這個原因，我被他詛咒了。於是我說：『我沒有過失；誰有過失，就讓詛咒落到誰的身上。』說完之後，我也發出了詛咒。然而，在發出詛咒之後，我思惟：『這個詛咒究竟會落到誰的身上呢？』於是看見：『到了太陽升起的時候，阿闍梨的頭將裂成七片。』因為憐憫他，所以我不讓黎明升起。」

[國王]問道：「可是，尊者，怎樣他才不會遭遇災難呢？」

「如果他向我請求原諒，就不會有災難。」

當[國王]說：「那麼，請原諒他吧。」時，[提毘羅]說：「大王（*mahārāja*），這個人踩了我的髮髻，又踩了我的脖子，我絕不原諒這個虛偽的結髮苦行者（*kūṭajaṭṭila*）。」

「尊者，請原諒他吧，不要這樣做。」

「我不原諒。」

即使[國王]說：「你的頭將裂成七片。」他仍然不肯原諒。

於是，國王[心想]：「你既然不肯按照自己的意願原諒。」便命人抓住他的手、腳、腹部和脖子，把他按倒在那羅陀的腳下。

那羅陀也說：「起來吧，阿闍梨，我原諒你。」接著又說：「大王，他並不是出於自己的意願而請求原諒。離城不遠的地方 [1.43] 有一個湖，請在他的頭上做一團泥球，讓他站在水深及頸的地方。」

國王便照著做了。

那羅陀對提毘羅說：「阿闍梨，當我所施放的神通（*iddhi*）解除之後，太陽的熱力升起之時，你應當沉入水中，然後從另一個地方出來離去。」

世尊引述了這段法的開示（*dhammadesanā*）之後，說道：「諸比丘，那時，國王是阿難陀，提毘羅是提沙（*Tissa*），那羅陀正是我自己。由此可見，即使在那個時候，他也確實同樣是難以教誡的。」接著，世尊呼喚提沙長老，說道：

「提沙，凡是比丘心裡想著：『我被某人辱罵了（*akkuṭṭho*）；我被某人打了（*pahaṭo*）；我被某人戰勝了（*jito*）；某人確實奪走了我的財物（*bhaṇḍam ahāsi*）。』這樣的人，仇恨（*vera*）決不會平息（*na vūpasammati*）。但是，對於不把[這些事情]放在心上、不懷恨的人（*anupanayhantassa*），仇恨才會平息（*upasammati*）。」說完之後，世尊便說出了以下偈頌——

3. “*akkocchi maṃ avadhi maṃ, ajini maṃ ahāsi me.*

ye ca taṃ upanayhanti, veraṃ tesaṃ na sammati.

「『他辱罵了我』（*akkocchi maṃ*）、『他打了我』（*avadhi maṃ*）、『他戰勝了我』（*ajini maṃ*）、『他搶奪了我的[東西]』（*ahāsi me*）。

凡是那些對此懷恨 (*taṃ upanayhanti*)，他們的仇恨 (*veraṃ*) 不會平息 (*na sammati*) 。

4. “*akkocchi maṃ avadhi maṃ, ajini maṃ ahāsi me.*

ye ca taṃ nupanayhanti, veraṃ tesūpasammati”*ti.*

「『他辱罵了我』、『他打了我』、『他戰勝了我』、『他奪走了我的[東西]』。

凡是那些對此不懷恨 (*taṃ nupanayhanti*)，他們的仇恨便會平息。」

其中，「辱罵了」(*akkocchi*) 的意思是「責罵了」(*akkosi*)；「打了」(*avadhi*) 的意思是「擊打了」(*pahari*)；「戰勝了」(*ajini*) [1.44] 的意思是「擊敗了」(*ajesī*)，或者是藉著提出假證人 (*kūṭasakkhiotāraṇa*)，或者是藉著辯論與反駁 (*vādapativāda*)，或者是藉著做出超過應做之事 (*karaṇuttariyakaraṇa*)。「奪走了我的東西」(*ahāsi me*) 的意思是：拿走了 (*avahari*) 任何屬於我的東西 (*mama santakaṃ*)，例如鉢 (*patta*) 等。

「凡是那些對此懷恨」(*ye ca taṃ upanayhanti*) 是指：無論是天人 (*devatā*) 或人類 (*manussā*)，是在家人或出家人，凡是把「他辱罵了我」(*akkocchi maṃ*) 等作為所緣的憤怒 (*kodha*)，如同用繩索把車輓綁住，又如同用吉祥草等把腐魚之類反覆包裹起來，一再執持於心的人，他們已經生起的仇恨 (*vera*) 便「不會平息」(*na sammati*)，[也就是說，]不會止息 (*na vūpasammati*)。

「凡是那些對此不懷恨」(*ye ca taṃ nupanayhanti*) 是指：藉著不憶念 (*asati*)、不作意 (*amanasikāra*)，或者藉著觀察業 (*kammaṃpaccavekkhaṇa*) 等方式，而不執持那以辱罵等為所緣的憤怒。他們會這樣思惟：「也許你自己在過去生 (*purimabhava*) 之中，曾經辱罵過某個沒有過失的人 (*niddosa*)，曾經打過某人，曾經藉著假證人而勝過別人，或者曾經強行奪取過他人的財物。因此，你如今雖然沒有過失，卻仍然遭受到辱罵等事情。」因此，他們不會把這些事執持於心。對於這樣的人，即使因放逸 (*pamāda*) 而生起了仇恨，也會因為這種不執持而止息，就像沒有柴薪的火一樣熄滅。

《帝須長老的本事》（Tissatthera vatthu）(Dpd no. 3-4)

法曜比丘 (Dhammadīpa Sak, PhD) 譯註 (08.04.2026)

在開示結束之時，十萬比丘證得了預流果（*sotāpatti*phala）等諸果。[1.45] 這次法的開示對大眾（*mahājana*）是有利益的（*sāttikā*）。就連那位難以教誡的人（*dubbaca*），也變成了容易教誡的人（*subbaca*）。

《帝須長老的本事》（Tissatthera vatthu）第三則完